

世界奇书文库



第二十二条军规

(上)

SHIJIEWENXUE
NINGZHU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世界奇书文库

第二十二条军规

(上)

[美]约瑟夫·海勒 著

王海垂 译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世界奇书文库

第二十二条军规

(下)

[美]约瑟夫·海勒 著

王海垂 译



在这里面仅有一个陷阱……就是第二十二条军规

在厄尔巴岛以南八英里的地中海中坐落着皮亚诺扎岛。
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岛屿，此书叙述的故事不一定完全发生在那儿。犹如本书的背景，也纯属虚构。

第一章 得克萨斯人

第一印象就好得不得了。

当尤索林初次见到随军牧师时，就狂热地喜欢上了他。

尤索林住在医院里是因为肝有点疼，但还算不上是黄疸病，这让医生无处下手。如果真的是黄疸病，他们也好对症下药。如果疼痛又消失了，不变成黄疸病，他们就可以叫他出院。但这种既不变成黄疸病，疼痛也不消失的症状让他们不知如何是好。

总有三位医生每天上午来查病房。他们精神饱满，神情严肃，言词锋利，眼睛却不好使。陪着他们一起来的同样是精神饱满、神情严肃的病房护士达克特，也很讨厌尤索林现在这种态度。他们看了一遍尤索林病床床脚上挂的治疗卡，不耐烦地问了一下病情。老是听到同样的病情，让他们非常恼恨。

那位上校军医问：“大便还是不通吗？”

当尤索林摇头表示否定时，三位医生用眼神交流了一下。

“再服一粒药吧。”

达克特护士把医生的嘱咐记在本上，然后他们四个人就走向下一张病床。病房里任何护士都不喜欢尤索林。实际上，尤索林的肝早已不疼了，但他没有说出来，而医生们也毫无怀疑。他们怀疑的只是他大便早就通了，却没肯告诉任何人。



住在医院里，尤索林随心所欲。伙食也不错，而且每顿饭都送到他的床前来，还有额外配给的新鲜肉。在下午天气最热的那段时间里，他和其他病人还吃到冰镇的果子汁或巧克力牛奶。除了医生和护士，没人来打扰他。他每天上午得稍微花点工夫去检查信件，这件事情做完后，他就整天悠闲地躺在那儿。在医院里他过得很舒服，想住下去并不困难，因为他的体温老是在华氏一百零一度。他甚至比邓巴还舒服，邓巴为了可以得到餐饭送到床前的特权，不得不一再朝前摔倒在地上。

当尤索林决定在病房里度过剩下的战争岁月后以后，他便写信给所有认识的人，只说自己住进了医院，而不提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一天，他有了一个更妙的主意。他给每个认识的人都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即将去执行一项十分危险的飞行任务。“他们招募志愿人员。尽管任务十分可怕，他总需要有人去参加。等我把任务完成后，我马上就给你写信。写完这封信以后，他就不再给谁写信了。

病房里的全体军官病员规定都得去检查所有士兵病员的信件，士兵病员只能躺在自己的病床上。检查信件是一桩枯燥的工作。尤索林看到，士兵们的生活与军官的生活一样无趣，这令他有些失望。一天检查下来，他就索然无味了。于是他想出一些游戏来解解闷。有一天他宣布：对信中的一切修饰词语进行删除，这一来，凡是经过他手的信件里所有的副词和形容词就看不到了。第二天他对冠词也作出了同样了宣判。再过一天，他的创造性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除冠词外，涂改了信件内容的其他一切。他搞这套把戏时，感到促成了更多的动力学上所谓内在线性张力。并且，几乎每封信中剩下的内容也更加平淡无奇。又过一段时间，他向信中的礼节性称呼和签名部分下手了，正文则一字不动。有一次，除了“亲爱的玛丽”之外，他把全文都给弄没了，并且在信纸下端写道：“我疯狂地想念你。R·O·希普曼，美国陆军随军牧师。”飞行大队随军牧师的姓名就叫 R·Q 希普曼。

当他厌倦了这些玩过的花样以后，他就开始向信封上的姓名和地址开火了，似乎他就是上帝，大笔随意一挥，就抹去所有的街道和住



宅，消灭整座整座城市。第二十二条军规规定，检查官必须在检查过的信上签名。许多信尤索林根本没看过。在他根本没看过的这些信上，他签上自己的名字。在看过的信上，他却写上“华盛顿·欧文”。后来，“华盛顿·欧文”写得太多，没劲了，他就换成“欧文·华盛顿”。检查信件这项工作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一些过惯神仙生活的军官对此产生了一阵忧虑情绪，使一名罪犯调查部的人员假装病员住进了病房。他不断地询问一个名叫欧文或名叫华盛顿的军官，军官们都知道这个人是罪犯调查部的人员，而且他住进来一天却对检查信件失去了兴趣。他觉得这些信实在太枯燥无味。

尤索林这次所住的病房，是他和邓巴所住过的最好的病房之一。这次跟他们同住的是一个上尉军衔的战斗机驾驶员，年龄二十四岁，鼻子下面长着稀疏的小胡子。他在隆冬季节曾被击落下来，坠入亚得里亚海，而他连感冒也没有得上。此时已是夏天，此后一直被敌人击落过，而他却自称得了流行性感冒。在尤索林右边的那张病床上，趴着另一位情意绵绵地胆战心惊的上尉，他生了疟疾，屁股上给蚊子叮了一口。邓巴和尤索林之间隔着通道。挨着邓巴是一个炮兵上尉，现在尤索林不再和这个人下棋了。该上尉下得一手好棋，跟他下棋总是很开心。可是有时又有趣到了荒唐的地步，因此尤索林不再跟他下了。再过去，就是从那位得克萨斯州来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得克萨斯人。看上去他就象彩色电影里的人物，而且富于爱国精神。在他看来，有财产的人物，也就是体面人士，同没有财产的人，流浪汉、妓女、罪犯、腐化堕落分子、无神论者、粗鄙下流的人等相比，更应该获得较多的选票。

一天，当尤索林随意删改信中的语句时，这个得克萨斯人被带进了病房。在那样一个闷热的、无趣的日子，闷热的空气笼罩着屋顶，把一切声响都闷住了。邓巴又仰面朝天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一双毫无生气的眼睛盯着天花板，象条死鱼。他正在拼命努力，想延长自己的生命，办法就是：锻炼自己对乏味的忍耐力。他那么拼命地想延长寿命，甚至尤索林以为他已经死了。得克萨斯人被护士安顿在病房中央的一张床上。过了一会，他便情绪激昂地滔滔不绝起来。



邓巴腾地一下子坐了起来，“对了，”他激动地嚷着说，“我总觉得缺少了什么，我一直感到缺少了什么，现在我知道到底是什么了。”他的一只拳头猛击了一下另一只手的掌心，认真地说：“就是缺乏爱国精神！”

尤索林也冲着他大声喊叫，“你说得对，你说得对，你说得对。红肠面包、布鲁克林玉米饼、‘妈妈’的苹果馅饼。我们为这些而战斗。谁又会为体面人卖命呢？谁又会为那些有钱人的选票而打仗呢？就是这么回事，没有什么爱国精神，也没有什么爱国心。”

在尤索林左边的那个二级准尉对此没有什么表示。“谁在胡说八道？”他不耐烦地问，翻了个身，又睡了。

尽管这个德克萨斯人表现出善良的本性，慷慨大方的性格，易与相处，可是三天之后，就没有谁能容忍得了他了。

他搞得大家心烦意乱浑身难受，大家见了 he 全躲开，当然那个全身雪白的士兵是不可能的。这个士兵从头到脚都用石膏和绷带裹着，四肢都不能用了。他是趁夜里给偷偷抬进病房来的，病员们早晨醒来才发现屋里多了个人：双臂双腿都被紧缚在吊索的一头吊了起来，同肩部和臀部垂直成一线，另一头则系上了铅砣，黑沉沉地挂在上面，一动不动，那样子很奇怪。在他胳膊肘儿内侧的绷带上，每边都缝着一个装有拉链的口子，清澈的液体通过这个口子，在瓶子到身体间进行转移。另外从腹股沟敷石膏的地方伸出一根固定的锌制的管子，接上一根细长的橡皮软管，通过这条管子他的肾脏排泄一滴不漏的地流入放在地板上的一只洁白干净的封口的瓶内。地上的瓶子满了后，从胳膊肘儿那儿输入液体的瓶子也空了，这两只瓶子于是很快地调了个儿，使瓶里的排泄又重新注入他的身体。他们在这全身雪白的士兵的身上真正看得清楚的就是嘴巴上方的一个黑洞，而且这个黑洞也不是完好无损的。

在得克萨斯人的旁边就是这个雪白士兵的床位。得克萨斯人从早到晚拖声拉调、愉快而又同情地侧身坐在自己的床上，对那个士兵说个没完。士兵一直没有搭理，他也不在意。

护士每天给伤员量两次体温：清晨和晚上。克拉默护士总端着一

只摆满了体温计的瓶子走进病房来。她从这边走到那边，然后再走回来，依次把体温计分发给病人。轮到这个全身雪白的士兵时，她有个招儿，她把体温计插进他嘴上方的那个洞里，让它平稳地靠在洞沿上。接着，走回第一个病床边去取体温计，记录下了体温，然后走到下一个床位，就这样不断重复。她那天下午在病房里结束了第一遍分发体温计以后，再回过头来查看这个全身雪白的士兵的体温时，发现他已死了。

邓巴低声地说：“杀人犯。”

得克萨斯人抬头望望他，嘴巴莫名地笑开了。

“凶手，”尤索林说。

得克萨斯人神经质地问：“你们在说什么？”

“是你杀害了他，”邓巴说。

尤索林说：“是你害死了他。”

得克萨斯人往后缩了一下身子：“你们两个都是疯子。我连碰都没碰过他。”

邓巴说：“就是你害死了他。”

尤索林说：“我听到你杀死了他。”

邓巴说：“你害死了他，因为你仇视黑人。”

“你们全疯了，”得克萨斯人大声叫道。“这里本就不让黑人进来。专门收容黑鬼另外有个地方。”

邓巴说：“是那个中士偷偷地把他送来的。”

尤索林说：“是那个共产党中士。”

“看来你们早就知道此事了。”

尤索林左边的二级准尉对这个全身雪白的士兵的突然死亡一点感觉都没有。没有什么事情能使他感兴趣，事不关己，不管不问。

尤索林初次与随军牧师相逢的前一天，食堂里有只炉子爆炸，一直烧到了厨房的一侧。热气笼罩在整个地区上空。尤索林所住的病房，尽管离开着火的地方差不多有三百英尺，可是他们也能听到烈火呼呼直窜和燃烧的木材发出的刺耳的爆裂声，滚滚浓烟掠过了病房那漆成橘红色的窗口。大约过了十五分钟，从机场开来的飞机失事救护



车才赶到火场来抢救。经过半小时紧急抢救，救火队员最终控制住了火势。天空忽然间响起了平常的、深沉而单调的嗡嗡声，原来是一群轰炸机完成任务后返航了；救火人员不得不卷起水龙带返回机场，预防飞机坠毁起火。幸运的是，飞机全都没有遇上火而是安全着陆了。救火人员等最后一架着陆以后立刻掉转车头，迅速地驰回山头，继续去医院救火。然而等他们到达时，火已经熄了，自行熄灭了，甚至没有留下一处余烬需要再用水去浇灭。救火人员因无事可做而非常失望，只好喝上点温咖啡，正好有时间引诱某些护士。

随军牧师在失火的第二天来到了医院。尤索林正忙着检查和涂改信件，只保留信中情话动人的爱情部分，这时，牧师坐到两张床中间的一张椅子上，问起尤索林的身体情况。牧师侧着身子，衬衫上别着的上尉领章是尤索林从他身上所能看到的惟一个军衔标志。尤索林不清楚他是何许人，自然而然地以为他不是一位医生就是一个疯子。

“哦，身体还不错，”尤索林回答。“仅仅肝脏有点疼痛，我老是想也许肝脏有问题，不过说到底我得承认，我还是挺好的。”

牧师说：“这就好。”

“尤索林说，‘是啊，是挺不错的。’”

“我从前打算早点儿来这里，”牧师说，“但是由于身体缘故没来。”

尤索林：“这太不幸了。”

牧师紧接着说：“只是感冒头疼。”

尤索林也忙接着说：“我体温曾达到过 101 度。”

牧师说：“这太糟糕了。”

“可不嘛，”尤索林表示同意。“是啊，简直糟透了。”

牧师有些局促起来。他过了一会问道，“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吗？”

“没有，没有，”尤索林哀叹着说。“我相信医生们都在全力以赴。”

“不，不，”牧师脸上微微有点红。“我并不是指的治病。我是指烟卷啦，书籍啦，或者玩具什么的。”



“不，不，”尤索林说。“谢谢你。我什么也不缺，——缺的只是健康。”

“您的运气太差了。”

“尤索林说。‘是啊，的确是这样。’”

牧师把身子移动了一下。他东张西望了好几次，抬起头，又低下头然后长吐一口气。

他说：“奈特雷上尉向你致意。”

尤索林听到他们两人有一个共同的朋友，觉得有点别扭。看来两人的谈话可以有一些共同的话题了。他有点遗憾地问道，“你认识奈特雷上尉吗？”

“我们不仅认识，还相当熟。”

“他有点神经质，对吗？”

牧师局促不安地笑笑说：“谈不上。我们并没有那么熟。”

“相信我的话没错，”尤索林说。“他确实有点神经质，这个他们也这么认为。”

两人沉默了一会。牧师考虑了一下，心情显得沉重，接着突然问了一个问题：“你是尤索林上尉吧？”

“奈特雷一开始做的并不好。他出身于一个非常好的家庭。”

牧师坚持往下问：“请你原谅，也许我完全弄错了。你的确是尤索林上尉吗？”

尤索林承认说：“是的，我是尤索林上尉。”

“是在第 256 中队的吗？”

尤索林回答：“是在第 256 战斗中队的，”“我不知道另外有人也叫尤索林上尉。据我所知，我是惟一的尤索林上尉，当然也许有但我不知道。”

牧师不高兴地说：“我清楚了。”

“你如果想为我们中队作诗一首，”尤索林向牧师指出，“那就是二的八次战斗乘方。”

牧师含含糊糊地说：“不对啊，我并不想写这样一首诗。”

尤索林突然挺直身体，因为他这时才看出了牧师另一边衣领上那



个小小的银十字。他非常惊奇，在此之前他从未和一个随军牧师见面。

“原来你是一位随军牧师，”他高兴叫了起来。“我不知道你是随军牧师。”

牧师回答说：“啊，是吗？你才知道吗？”

“才知道。”尤索林望着他，然后兴奋高兴地笑开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随军牧师呢。”

牧师的脸再一次红了，低下头盯着自己的手。他身材瘦小，约莫三十二岁，棕黄色的头发，褐色的眼睛有点胆怯，狭长而苍白的脸，脸上还留有痤疮的痕迹。尤索林想要帮助他一下。

牧师却抢先问道：“我可以帮助你什么吗？”

尤索林摇摇头，张开嘴笑着说：“很抱歉，事实上我什么都不需要，在这儿过得挺舒服。事实上，我甚至连病也没有。”

牧师说：“这太好了。”然而话一出口，立刻有些后悔，连忙把手指头塞到嘴里，慌张地以笑来掩饰。然而尤索林却沉默不语，这使他很失望。“我还要去拜访咱飞行大队的其他一些人，”他最后有些歉意地说，“我以后再来看你，或许是明天。”

尤索林说：“我等着你来呢。”

“你要是真需要我，我就来，”牧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说：“我意识到，我总是让人有点局促。”

尤索林的脸因情绪激动而有点发红。“我要你来，”他说。“你会给我带来快乐。”

牧师感激地微笑了，随即瞧了瞧一直藏在手心里的那个字条。他沿着病床数过去，嘴里不出声地念着，然后犹豫地把注意力集中到邓巴身上。

“请问一句，那是邓巴中尉吗？”他小声地说。

尤索林大声回答，“不错，他就是。”

“谢谢你，”牧师轻轻地说了一声。“多谢了。我要去拜访一下他。每一个飞行大队里住院的人我都得拜访一下。”

“还要去其他病房吗？”尤索林问。



“也要去。”

“如果去其他病房要当心啊，神父，”尤索林提出警告。“神经病都集中在那边。那里全部是些疯子。”

“你不用叫我神父，”牧师解释说。“我是一个再浸礼教徒。”

“我是严肃的，关于其他那些病房，”尤索林表情严肃地说下去，“他们是最最疯狂的人，宪兵们不会保护你。我本想陪你上那些病房去，但我吓得动不了。精神病会传染的。我们这里病房是整个医院惟一没有精神病人的。除了我们这些人，精神都有些不正常。讲到这件事，我们可能是病房里惟一正常的一群。”

牧师立刻站起身移步离开了尤索林的床，同时以微笑致以谢意，还答应一定小心行动。“现在，我要去拜访邓巴中尉啦，”牧师说。可是接着又后悔起来，逗留了一下，最后问道：“邓巴中尉怎么样？”

尤索林肯定地说：“这请你放心。邓巴中尉是个卓而不凡的人，是全世界最为优秀而又淡泊的人。”

“我想问的不是这个，”牧师说，接着又小声问道，“他病得严重吗？”

“不严重。实际上，他一点病也没有。”

“这很好，”牧师松口气，又长叹了一口气。

尤索林说：“是啊，这很好。”

牧师见过邓巴，就走了。邓巴说：“你注意到吗？是一位随军牧师。是位牧师。”

“他挺不错的，是吗？”尤索林说。“人们也许会投他三票。”

邓巴有些疑惑地问：“什么意思？”

病房的另一头有一间用绿色三夹板隔出的小房间，里面放着一张病床，床上的人老爱活动。他是位非常正统的中年上校，每天都有一位容貌温和、头发淡黄髻曲的女人来探望他。她既不是护士，也不是陆军妇女队队员，更不是红十字会的女职员，但是每天下午，好一定会在这里现身，一身款式漂亮、色彩淡雅的夏季服装，一双浅口无带的半高跟白皮鞋，尼龙袜的棱线总拉得笔直衣着光鲜。这位上校在通讯系统工作，没日没夜得忙着在方形的塑料簿子把内地发来的不愉快



的无线电报记录上，然后仔细地把簿子包起来，放入床头柜上一个有盖的白桶内。这位上校外貌挺神气。他的嘴巴、双颊和两眼都深深地陷进去，黯淡的目光，死气沉沉。他脸色发灰，神情忧郁，小心地轻轻咳嗽，当他厌烦时就会禁不住慢慢拍拍嘴唇。

上校生活在一大群专家的包围中。专家们为了诊断他的病情，正进行着专门的研究。他们用光照他的眼睛，测验他的视力，用针刺他的神经，看看他是否有感觉。他们派来了泌尿学、淋巴学、内分泌学、心理学、皮肤学、病理学、膀胱学等各科专家，对身体各部分进行研究。此外，还从哈佛大学动物学系请来了一位头顶光秃秃、学究式的鲸鱼研究专家。由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一架计算机某个零件出了毛病，计算出了差错，这位先生才被人们无情地胁迫到这支医疗队里来的。他和这个半死的上校打过几次交道，为的是和他探讨一下《白鲸》这部小说。

他们认真检查了上校。他身上的器官无处没用过药，无处没受过刺激，洒过药粉，摆弄过，抚摸过，到处被拍过片子，挪动过，取出来又塞回原处。而那个穿着整洁、身材修长、亭亭玉立的女人则坐在他的床边，经常安抚他，她每一次微笑都显现出她那肃穆忧伤的心情。上校身子背有点驼，又高又瘦，站起来走动时，向前弯得特别厉害，似乎身体其他部分都没了。他两脚十分小心地踩在地板上，仅凭膝盖以下的小腿部分一点点地往前挪。他的眼睛下面有一些紫色的晕圈。那个女人说话的声音很轻，连咳嗽声都比不上，病房里的人谁也不曾听到过她的噪音。

德克萨斯人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使病房里所有的人都走了。炮兵上尉带了头，接着出院工作就开始了。邓巴、尤索林和驾驶战斗机的上尉都是在同一天上午走的。邓巴不再一阵阵头晕了，战斗机上尉就表示同情。尤索林告诉医生们，他的肝已经不疼了，病竟然好得那么快。就连二级准尉也逃走了。不到十天时间，得克萨斯人就把病房里所有的病人都赶回他们各自原来的地方去了——只有那个罪犯调查部的人留了下来。由于战斗机上尉把感冒传染给他，更糟糕的是，他由此受到肺炎的袭击。



第二章 克莱文杰

从另一方面来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医院外面还在进行战争。人们都发了神经，然后被授予勋章，作为报酬。在世界各地，士兵们还在战场上不断死亡，因为有人告诉他们要为国牺牲。然而，但好像没人不在乎祖国究竟是什么，献出自己青春的士兵则更不在意。此时还看不出战争的最后结局。尤索林只看到他自己的结局。他本来可以留在医院里直到世界末日的来临，要不是因为那个长了个大嘴巴、头发散乱，脸上象给一顶阔边高顶的黑帽子盖住那样，成天张着嘴傻笑的爱国者得克萨斯人，非要挽救大家，可尤索林和邓巴却不在其内。病得非常厉害的就是这个德克萨斯人。

虽说是得克萨斯人没有让尤索林得到幸福，事实上尤索林也不可能幸福，因为在医院外面什么有趣的事情也没有。战争成为外面世界生活的惟一重心，而这一点似乎只有尤索林和邓巴注意到。每当尤索林想提醒人们这一点时，大家开始躲避他，认为他是疯子。甚至连比较了解他的克莱文杰也这么想。在尤索林逃入医院之前，他们两人以前见过几次而已，克莱文杰当时就曾这样对他说。

克莱文杰愤怒地看着他，怒气冲冲，双手紧紧抓住桌子，大声嚷道：“你疯了！”

“你要人家怎样呢？克莱文杰，”邓巴当时厌烦地说，他的声音有一种特别的震慑力。

克莱文杰说：“我没有开玩笑。”

尤索林平和地对他说：“他们是想杀了我。”

克莱文杰喊着说：“没有谁想杀你。”

尤索林问：“那么他们为什么朝我开炮呢？”

“他对每个人都这样，”克莱文杰回答，“他们想把每个人都杀掉。”



“这有什么区别?”

克莱文杰的情绪已经激动起来,差点就站起来了,眼睛里浸满了泪水,苍白的嘴唇不住地哆嗦。克莱文杰为了维护自己坚信的原则跟人家争吵起来时,但往往是过于激动泪流满面,只好拼命克制,坚持自己的原则。他狂热的原则实在不少,的确是疯了。

“我想知道他们是谁?”他说,“明确地说,你认为是谁想杀害你?”

“他们每个人都想杀害我,”尤索林告诉他。

“你所指的所有的人是在什么范围内?”

“你认为什么人中间的人呢?”

“这我又怎么能够知道。”

“那么,你又如何知道他们不想杀害我呢?”

“因为……”克莱文杰刚想说,却又打住了话头。

虽然克莱文杰相信自己理由充分,但是尤索林却有充分的根据。当他在飞机上丢炸弹时,总有他不认识的陌生人用机关炮向他射击,这种事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如果这不是开玩笑,那么还有好多事情就更不是开玩笑。在皮亚诺扎岛上的帐篷里呆着,过着流浪人的生活,那可无论如何也不是开玩笑:背后是大山,前面是平静、碧蓝的大海,可是一会儿,一个浪头就可以卷走一个腿突然抽筋的人,三天之后再把你冲回到岸上,事情就这么结束了,青紫的身体,因肿胀而腐烂,全身都往外流水。

一片稀疏而阴暗的树林紧挨着他住的帐篷,把他所在的中队和邓巴所在的中队隔开。树林的前边有一条荒废的铁路。里面架设着航空油管,把汽油送往机场上的燃料卡车。幸运的是有奥尔和他在一起,这个帐篷总是设施最豪华的。每当尤索林从医院休息回来,或者从罗马休假回来,他总很惊奇地发现,他不在的时候,奥尔又装了一些新的生活设施——自来水,烧劈柴的壁炉,水泥地板等。这座帐篷是尤索林选定地点、和奥尔一道修建的。奥尔是个老张着嘴笑的矮子,飞行员徽章佩戴在胸前,他的头发浓密呈现棕色,从中间分开,所有的主意都是他出的。尤索林比他身体高大,比他肩膀宽,比他动作敏



捷。可容纳六个人住帐篷，就他们两个住在那儿。夏天到了，奥尔把帐篷边上的帆布窗卷起，虽然微风吹进来，但根本无法赶跑里面潮热的空气。

和尤索林相邻的是哈弗迈耶。他爱吃松脆花生薄片糖，独自一人住在两人用的帐篷里，每天夜里总拿着 45 毫米的大子弹在帐篷里打田鼠。子弹来源于尤索林帐篷里的那个死人。在哈弗迈耶的另一边，那座帐篷本来是由麦克沃特和克莱文杰一块儿住的，克莱文杰还没有回来，在尤索林出院的时候，所以这时麦克沃特是和奈特雷同住。但是目前奈特雷呆在罗马，深深迷恋上了一个整天睡眼惺忪的妓女，不过这个妓女已经腻烦了自己的生活，对奈特雷也有些讨厌了。麦克沃特发疯了。他是个飞行员，经常胆大包天，超低空飞行，掠过尤索林的帐篷，为了想看看能把尤索林吓到什么程度，有时候还喜欢让飞机掠过那些设置在空油筒上的浮台和白色的海滩上的沙洲，贴着正在那里裸体游泳的男人们的头皮发出发疯似的怒吼声。和这位疯子同住一个帐篷可不是一桩容易的事，然而奈特雷却处之泰然。因为他也疯了，一放假他就去军官俱乐部找活干，而尤索林从来都没有去过。

事实上，尤索林没有参加过绝大多数的军官俱乐部的活动。然而对于皮亚诺扎岛上的这个俱乐部，却是他最自豪的。它成为一座坚固耐久、结构复杂的纪念碑式建筑物是由于尤索林的坚强决心。在它落成之前，尤索林从没有到那里帮过忙；建好之后，他却经常上那里去，并且非常满意这所随便用些木板拼成屋顶的庞大美观的房子。它的确是一座完美的建筑每次望着它，尤索林总有一股强烈的完美感觉涌上心头，所以他后悔没做过什么。

他和克莱文杰互相攻击对方为疯子的那一次，他们是四个人坐在军官俱乐部里挨着一张掷骰子的桌子。阿普尔比总能够赢。阿普尔比掷骰，打乒乓，干任何其他事情都是能手。他样样精通。阿普尔比是衣阿华人，是个长着金黄头发的小伙子；他信仰上帝、慈母和美国生活方式，但从不去想为什么这样，所有认识他的人全都喜欢他。

然而尤索林却愤怒地吼着说：“我恨那个杂种。”

尤索林想找一挺机关枪，可是没能找到。那是一个热闹的夜晚他



跟克莱文杰吵架是在这几分钟之前开始的，酒吧间、赌桌、乒乓台都很热闹。尤索林想用机关枪扫射那些正在酒吧间里不停地唱着让人伤感的老歌。可是尤索林并没有用机关枪扫射他们，但当一个乒乓球从正在打球的两个军官的球拍上滚过来的时候，他踩破了那只乒乓球。

那两个军官摇摇头，笑了笑说：“尤索林这家伙。”然后只好又从盒子里拿出一只新球。

尤索林回了他们一句：“尤索林这家伙。”

奈特雷轻声地警告他：“尤索林。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克莱文杰问。

尤索林的鹦鹉学舌，使两位军官又笑起来。“尤索林这家伙，”这次他们又提高了腔门。

尤索林又学了一句：“尤索林这家伙。”

奈特雷在旁边恳求说：“尤索林，别这样。”

“你们清楚我的意思吗？”克莱文杰问。“他有一种挑衅的反社会的心理。”

“行了，闭嘴。”邓巴对克莱文杰说。邓巴不喜欢克莱文杰，因为克莱文杰让他烦恼，所以时间似乎慢了下来。

“阿普尔比都不上这儿来了，”克莱文杰得意非凡地向尤索林指出这一点。

尤索林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儿：“谁在讲阿普尔比？”

“卡思卡特上校也没有来。”

“谁在说卡思卡特上校什么话？”

“那么，你究竟觉得哪个杂种可恨？”

“那要看哪一个杂种在这儿。”

“我们别再说下去了，”克莱文杰坚决地说。“你不知道应该恨谁。”

尤索林回答：“谁想要毒死我，我就恨谁，”

“没人要毒死你。”

“他们已经两次在我吃的东西里放毒药，还说谁也没有想要毒死我？在弗拉拉战役时以及在围攻波洛尼亚的战役中，他们就曾在我的